

我们一起去阳朔吧

■爱瓷

要有水
要有二三级南风
河水微波粼粼
木筏意气风发
我带上鸭舌遮阳帽
和所有人一起满面春风

要有山
要有葱茏的树林
在树林里找一块青褐的巨石躺下
和一棵榕树说些贴己的话
想沉默还可以在松涛里沉默
屏气地听听心脏搏动的声音

要有古老的街角
要有麻石铺成的小巷
走进青砖古色的客栈
过一段小家碧玉的生活
在一个雨声滴答的夜晚
缝一只七彩玲珑的绣球

打点快乐的行囊
揣上一本彩皮的诗集
我对诗集说：
走 我们一起去阳朔吧

流金岁月

■祝莹

春风送走一季的沙尘
冰霜喜迎冬日的浪漫
在沙河一畔
奏响丰华之响乐
懒懒的河床
肆意的波纹
在斜阳下凝成深冬的枯藤
粼粼的水中的歌谣
野鸭翔集嬉闹
胜似天上神仙
高高的岸台边
一个青年
手执一抹书籍
伴着温润的日光
沐着清新的空气
抒写心灵的篇章
纵韶华易逝
怎奈半窝静所
流走的水花
刚毅的胸膛
那是
属于我的心曲

窗雨

■张轩堂

昨夜雨，
还蕴着花的朦胧；
透过花格的窗纱，
谛听小巷的宁静。

小时的我，
爱唱窗雨的叮咚；
雨珠在地上开出白花，
我愿化作雨中的小精灵。

长大了，
成熟的心里心事重重；
听到淅淅沥沥的窗雨，
我会祈祷一年一个好收成。

窗雨不老，
窗雨永远年轻；
我欲把昔日的梦幻，
幻化成窗下的一盏盏明灯……

游汴京观荷花池

■张翠英

雾中有雨雨雾中，
手持花伞池边渡。
鱼戏荷叶东西游，
叶上银珠似滚球。
水上荷叶水下藕，
春生荷来秋时枯。
一只玉臂撑地里，
朱笔一点写天书。



■小说

麻婶

■常全欣

这次见到麻婶，是在她的葬礼上。这位命运多舛的农村妇女，在第九次探监回来后，在小茅屋里走完了一生。

麻婶，矮个，小脚，却把头包得严实，足足包了五六层头巾，后来才知道，麻婶坐月子时落下了头痛的毛病，一辈子也没有治愈。我家和她住得很近，小时候经常去她家玩，并经常吃她煮的红薯、蒸的馍馍，麻婶总幸福地说：小乖乖，吃吧，长大了还能帮婶子些忙。

麻婶并不姓麻。因为她唯一的儿子柱子长了一脸麻子，所以村里人才叫她麻婶。麻婶刚开始不乐意这个名字，听到有人叫她便在嘴里嘟囔：麻，麻，将来你生个儿连屁眼上长的都是麻子……叫的人多了，她也默认了。麻婶没有文化，前些年，有人给柱子取了个名字“广林”，她高兴地回家告诉儿子，没想到儿子气愤地说，啥广林，那合起来不还是麻吗！至今村里人还将这些当作笑谈。

麻婶守了大半辈子寡，柱子两岁那年，麻婶的丈夫在矿上干活出了事，获赔将近万把块钱。消息不胫而走，突然一天夜里，几个蒙面人摸进了麻婶的家，抢走了钱，抱走了家里的三只老母鸡。麻婶跑到丈夫坟前痛哭一场，后来村里人纷纷给她捐款。麻婶在困苦生活挣扎中，总算将柱子熬大。

可柱子长大了，却没能让麻婶省心。听乡亲们讲，柱子后来染上偷盗的恶习，全归于她的宽容。还是生产队的时候，柱子十多岁，总时不时地将队里的南瓜、红薯等偷回家。麻婶不但没有训斥，反而将偷的东西放在地窖里，还引以为豪。柱子小学毕业后，就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，可当人家挣回大把钱的时候，他却在外偷窃、抢劫，入狱十年。儿子成了牢犯，麻婶在村里抬不起头来。后来几年，村里人好久不见麻婶的身影，大家好像淡忘了她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到儿子服刑的城市捡破烂，过了七年

流浪生活。

柱子因表现好提前两年释放，那年快过年时，麻婶带着柱子回了家。听说他们娘俩回来，邻居们纷纷帮他们收拾院落，送来柴米油盐。这一年的春节，麻婶度过了一次幸福团圆的节日。那一年，我看到了麻婶的笑脸，那笑脸如今已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

可没想到，一年后，柱子又一次回到监狱。那年村里唱大戏，一时冲动的柱子趁黑摸到戏班子里，调戏了一名“花旦”，人家不罢甘休，添油加醋地将柱子告了上去，又加上他旧病重犯，柱子又迎来了八年牢狱。

这次给麻婶带来了更大的打击，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。那时，我正上初中，每次路过麻婶家门口，看到她孤独的身影，好可怜，唯一能帮助的，就是帮她给柱子写信。每次，她总是语无伦次地把要写的事说完，然后将她的意思组合成信，写好再念给她听，并帮她寄出。



荷塘

何亮 摄



■小说

芝麻开门

■稻子

男人进家敲门时，女人喜欢让男人叫她的名字芝麻。

他们对门住着一户人家，老夫老妻，六十岁左右。男人和女人搬到这幢楼里快两年了，进进出出的，有时会遇见他们。除了见面点个头，两家人之间没什么来往。

芝麻，芝麻！低沉又略显沙哑的男的声音再次响起。然后，又是对面在开门。

这一次，男人和女人都听得真切切，有人在喊芝麻！

男人和女人在厨房里吃晚饭。厨房紧挨着楼梯口。

原来，对面那个老大妈也叫芝麻！男人饶有兴趣地说。

女人没有言语。她放下碗筷，看着男人出神。

老公，你听听，他喊得多温柔！他们都那么大了还那么恩爱！女人低下头，长长的黑发搭在肩头。柔柔的灯光里，

女人越发显得娇美。男人有一点心动，也有一点愧疚。

不就是喊一声芝麻吗？自己怎么就做不到呢？

自从知道对面也住着一个芝麻后，男人和女人的心里就有了一份冥冥之中的牵挂。

芝麻，开门！一听见这样的声音，男人和女人就会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侧耳静听，连开门换拖鞋的细节也不会放过。然后，夫妻俩相视一笑，眼里满是恩爱的味道。

芝麻，开门！有时候，男人觉得那也是自己的喊声！

那年的春天，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天下午，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哀乐。楼道里一片嘈杂。显然，这幢楼里有人去世了。

楼下的场地里设有灵堂，四面的墙边排满了花圈。哀乐阵阵，悲悲惨惨戚戚。阴云不散，细雨凄苦。灵堂正中挂着

亡者的画像，面容清雅淡定，满含欣慰。

一个老者扶着灵柩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老者一边哭，一边喊，芝麻，我的芝麻……

男人和女人远远地看着。老人的每一次哭喊，都会在他们心里引发一次震颤。女人一点一点挨近男人，猛地紧紧地搂住他。他们真可怜！女人已泣不成声。

男人也是感慨万千，也情不自禁地搂住女人。搂得那么紧，生怕一松手就成永别似的。

芝麻，开门！芝麻，开门！突然有一天，楼道里又响起了这样的声音。两扇老式铁门同时打开……

一声欢叫传来，老公你回来了呀！

一声叹息落地，低沉又略显沙哑，唉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每月，麻婶总会给柱子至少写上两封信，告诫他好好改造。柱子的回信也时常由我念给她听，看到她泪流满面，邻居们就会安慰她，都替麻婶坎坷的生活而难过。

那段时间，麻婶隔上一两年，就要卖掉家里不多的粮食，到监狱看望一次柱子。村干部看她手头紧张，就动员大家帮她，有时候会有人陪她辗转千里同去看望，还大包小包地带着她亲自缝的棉衣棉被。每次看完柱子，麻婶的心情会好一阵子，她渴望柱子能尽快出来，能成个家，续上香火。

三年前的一天，村里来了一位算命的，想挣脱苦命的麻婶求了一卦。先生听了麻婶的叙述后说，十月初一那天，如果天气放晴，在院子的西南角点上香，将先生写的令烧掉，明年柱子就会提前释放，并娶上媳妇。可十月初一那天，老天竟无情地下了大雨，麻婶从此忧心忡忡，两个月后竟然疯了，嘴里老说：“下雨了，下雨了。”疯疯癫癫的模样令人生畏。

今年春天见到麻婶，她的疯病似乎稍有好转。可岁月不饶人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没有等到柱子出来，在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前夜，她去世了。村里人将她埋在了村东头一片空地上，那天，天空飘着飞雪。

麻婶，活着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死了，孤零零的一个坟……



■散文

生命的意义

■陈晗

(一)

你不会那美丽的神话，除非之前，你能忍受丑陋的嘲讽。

你不会那惬意的清晨，除非之前，你的睡梦能忍受黑夜的烟涛。

你不会赢得向往的事物，除非你敢于投下心灵的赌注。

赌注，人生的赌注，就是你不停的脚步。

但是，你不该找到路，除非你敢于迷路。

因为只有让你迷失自己的地方，才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出路。

(二)

有多少次此刻的通话，就有多少次此刻的童话，就有多少次彼时的惊醒。

所以，你应该理解一个人的苦闷；苦闷与沉默，就是一个人最多的心声与话语。

你也应该体谅一个人的忧愁，之所以忧愁，一定是因为他不肯舍弃应有的快乐。

(三)

捧一杯香茗，在寒冷的季节里。

让茶香升腾，但，朋友别忘了，除了热茶，还有那寒风赐予了这杯茶以温度。

我相信，最悲伤来自惦念。

我相信，最悲伤，其实是惦念的一种谅解与诠释。

(四)

生命有两层含义，两层隔膜，两种快乐与忧伤——一支爆竹升向天空，飞鸟惊飞，以为是一次谋杀；一支爆竹响彻云霄，孩子欢喜，以为是夜空绽开了鲜花。

同样的事物，总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对白。所以人世间是什么样子无关紧要，紧要的是你生命的心灵、生活的希望与愿望。

不要过分怨恨这个世界，请先正视自身灵魂的所在。